

新疆變色連鎖秘辛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卅五

預備軍團首揭義旗

堯樂博士自民國六年，進入哈密回王府服公起，迄民國十六年，得獲新疆邊防督辦楊增新的青睞掖擢，出任哈密騎兵營長以來，其一生觀人察事，都有準頭，很少差錯，因而青雲直上，官運亨通。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閭閻萬里，去參贊中樞，出任了中將參議。抗戰勝利後，於民國卅六年返回故鄉，當上哈密區民選專員，可說都與他料事如神有關。唯獨民國卅八年九月廿七日在哈密街頭舉行了一次中小學生數百人的遊行事件，可說是堯氏一生處事的一大敗筆。影響所及，不僅險些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引發出一聯串的嚴重風波，真為堯氏始料所未及。首先因哈密街頭遊行小事，刺激了當地駐軍，致釀出譁變事件，因駐新國軍譁變情事，才改變了史達林的主意，讓中共一野大軍入新。俄僑史達林旋獨攬新疆，要將中共軍調走，乃發動了韓戰的國際戰爭。毛澤東只調彭德懷出任韓戰統帥，而不願將中共一野大軍調離新疆，致將史達林氣死。赫魯雪夫上臺後，卒演成中俄共的分裂。此中曲折內幕

，連鎖秘辛，不僅世人知者甚少，即國人得曉此中原委者，亦沒有幾人，而筆者對上述數事，不僅耳聞，且多目睹。今就所知所聞，依時順序稟述於後，以饗中外讀者，並供史家參考。

卅八年九月廿八日夜，在哈密譁變的國軍番號，原稱新編四十五師。其後為了減低國際緊張情勢，尤其是老毛子俄帝的忌視，乃改師為旅，新番號是一七八旅，其實仍是原班人馬，未曾增減一人。該旅下轄三團，三個團的分佈情形如下：第一團負有哈密縣境內治安的任務。第一營維護哈密城區治安，營部駐於哈密漢城內；第二營受命看守新疆東大門，營部駐於星星峽；第三營負責維護天山南麓治安，營部駐於東天山主峯腳下的沁城鄉。第二團受命維護東天山北麓治安。第一營駐於鎮西縣城內；第二營駐於哈（密）、鎮（西）、伊（吾）三縣交通孔道的口門子；第三營駐於毗鄰內（寧夏）外蒙的伊吾縣治所在地吐呼盧地方。而第三團成爲哈密區治安上的預備軍團，乃駐於哈密東郊，原爲紅軍第八軍團所建的大營房內。不意竟成爲此次國軍譁變的主角，真是大出哈密各界人士意料之外。

駐防於哈密東郊大營房內的一七八旅第三團，在國軍總番號是五三五團。其團長陳公輔上校，出身於中央軍第八期步兵科，是一位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也是最高領袖的一個忠貞好學生。他少懷大志，要作班定遠第二，效左文襄再生，乃請纓戍邊，想在新疆立功邊陲。於今他的頂頭上司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不僅要跟着張治中走，通電降共；還要接受俄僑史達林之命，要將新疆改名「東土耳其斯坦」，雙手奉送給蘇俄。這與他不遠萬里，戍邊新疆的志願，可說大相逕庭，已生不滿之情。適於廿七日哈密各界又有街頭出現降共遊行情事，新疆大局的改變，高級領導於先，低級附從於後，這無異是火上加油，讓陳團長難於忍受！遂於當日下午，避開莫我若旅長，在團長室內，召集其全團營連長，歃血爲盟，伸張正義，頭可斷，血可流，決不向中俄共低頭認輸。於焉在駐新（疆）十萬國軍中，首揭義旗，要跟中俄共週旋到底。

當時出席首義會的主角，就是五三五團的團營連排全體校尉六級軍官，他們都在義不帝秦的情況下共籌今後生存的辦法。首先想到的就是強

征哈密市所有銀行的庫存作爲今後義軍的軍餉，其中包括中央銀行哈密分行、新疆省銀行哈密分行，以及由甘肅省境向西撤退來的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四地中央銀行所攜來的庫存。其次再征借殷實商號的馬匹、食糧、布疋、油品等，以便進入山區供作展開游擊時之生活所需。執行時間就定於九月廿七日午夜；執行人力以排爲單位，也就是由每一排長率其弟兄去征借一銀行，或一商號金銀財貨的任務。在任務分配以後，其中就有幾位負行動責任的排長，提出了執行上的困難。首先認爲征用物資就得運走，非一排的人力所能完成，必需要有車輛，才能盡事功。尤以由哈密城區進入天山山區，行動要迅速，必需利用汽車，遲則有變，恐難完成任務，達到目的。

陳公輔團長認爲言之成理，必需考慮爭取到車輛，才能舉事，乃一面決議將舉旗之事延後一天；一面由他本人去與駐防於哈密小營房內的輜汽廿團，周輔仁團先行聯絡密商後，再舉義旗，以盡事功。

駐防於哈密小營房內的輜汽廿團，周輔仁團長也是出身於中央軍校八期的輜料，與陳團長算是同期同學。不遠萬里，戍邊哈密，就是想保國衛民，立功邊陲。於今新疆軍政當局，在一槍未放情下，就通電和平降共，也心懷不滿，只因全團有車無槍，不敢冒然採取反抗行動。於今駐防於哈密大營房內陳公輔團長，竟然親來相商密議，要舉義旗，也就水到渠成，一拍即合了。

陳、周二團長密議以後，即時決定於廿八日

午夜，作一次大規模的反降（中俄共）行動，藉以警告陶峙岳與鮑爾漢妄想來作「和平將相降」。反降行動人力，以排爲單元，每排配備十輪大卡車一輛，一半乘人，一半載物，在達成行動任務後，就直放天山區，不再回返大小營房，以便擺脫毫無主見，唯陶峙岳馬首是瞻的莫我若旅長之節制指揮。

因爲此次征借對象，首爲哈密兩行（中央銀行及新疆省銀行）；其次是較殷實的大商號，對一般升斗小民不與也。但在征借行動開始後，就皂白不分難於控制，因人力充沛，一變而成地攤式的行動，形成了全城的擾動。幸而此次事變，原對財不對人，市民尙無傷亡，僅中央銀行司庫員（名已忘），因盡忠職守，誓死不開啓庫門，致被憤怒的變兵打死。這是此次事變中，唯一犧牲者，可敬亦復可悲。

當陳公輔與周輔仁兩位團長率衆，強征哈密兩銀行的庫存，以及又以地攤式的方式搜劫了哈密中山、中正、中華三條大街商號的財貨之後，就於廿九日黎明，乘了數十輛十輪大卡車，浩浩蕩蕩，向天山區進發。俟車行兩小時，於廿九日清晨七時，行抵天山南麓的南山口附近時，突發生最不幸，也是最不幸的事件，致使譁變的國軍未能入山。

原因是堯樂博士專員在哈密城內，已秘密搜集有五部電臺，正於是日征調住在天山內的哈族山胞，派馬下山前來哈密城區，要接運這五部電臺與人員及眷屬，好在山內早日佈署反共游擊根據地，先向國防部與軍統局備案後，就展開通訊

工作。因爲征調馬匹有三、四十四匹之衆，行程又遠，在一百卅多個馬蹄奔馳下，蹄下的塵土大起，有如急行軍的大隊馳來。而陳、周二團長作賊心虛，一見前面塵土大起，就懷疑到這是陶峙岳聞變以後，急令駐鎮的第二團的騎兵前來迎堵。乃鳴槍示警，連開三槍，想跟第二團取得連絡，但迎面相遇的哈呢，早已望到了車隊。原以爲是國軍調往鎮西，露出此地，也就相應不理，各走各路，及至聽到槍聲，才知事有蹊蹺，大事不妙？也就開槍示警，加以還擊。在雙方開火以後，因都不明內情，只好各向後退。俟哈族退回山區，因未見國軍跟踪進入山區，也就算了，但不願降共而譁變的五三五團却已無退處。往甘肅省境退去，已成中共一野軍的勢力範圍，當不能去，若退到沁城鄉，或伊吾縣境，却都是五三三團與五三四團的防地。因爲起事偷促，事前根本未曾取得連絡，此時何能進擾，去給友團添添麻煩。在萬般無奈情下，只好硬着頭皮，再回返久住的大營房，向莫我若旅長負荆請罪了。由哈密至天山脚下的距離，約爲七十公里，新疆人統稱十四個跑臺，即一百四十華里，騎馬要走一天，汽車需二小時。陳團長率衆在黎明時，由哈起程至天山脚下，打了個來回，需時四小時。因而五三五團由天山南麓，回返哈密東郊大營房時，已是九月廿九日上午十時的光景了。

兵變創深勉強善後

當陳公輔團長率其全團人馬，再度返回大營房後，當即向其頂頭上司，一七八旅莫我若旅長

報到請罪。在陳團長來說，能將全團官兵不缺一人，全數帶返旅部，就算有了交代，至於他們高舉義旗，以及擾亂地方的事，該獎該罰，都由莫旅長作主定奪了。然而在莫我若旅長來說，處理此事甚感為難，不處罰固不當；若處罰又不敢，蓋因莫氏一向優柔寡斷，沒有主見的人，其所以能升任將官，可說都是依人成事而來的。於今逢此突變大事，就拿不出辦法，但事既臨頭又不能不辦。在哈密當時的環境來說，哈密專員算是最髙行政長官，而專員堯樂博士素有應變才能，欲想順利迅速解決此一突發事件，就非求助於「哈密王」堯樂博士不可。乃以哈密警備司令的身份，逕以電話邀請堯專員，於是日上午十時半前來哈密大營房，共商五三五團去而復返的善後事宜。

當堯樂博士接得莫我若的邀請電話後，首先至副專員室要我陪他同去大營房。筆者即時建議，欲順利達成安撫五三五團的任務，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順道邀請田子梅將軍同往。蓋因田將軍是變兵的老長官，素為全團官兵所敬重，只要田子梅在大營房一露面，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同時我們乘時趁勢，就可將這一團兵力掌握在手，變成未來新疆反共游擊總部的基本武力，原因五三五團之所以要譁變，就是基於不願降共而來的。

堯專員接受了筆者的建議後，即時以電話通知莫旅長，準十時半前往大營房，同時說明二二一師師長田子梅將軍昨晚抵哈，因田將軍是貴族的舊長官，理應邀請田將軍同往，好共慰變兵。

莫旅長一向沒有成見，此時此地誰能給他解決問題，他都歡迎，當表贊同。於是我陪同堯專員乘上座車，先至田子梅的下榻處，力邀田將軍同赴大營房安撫變兵。田氏亦因其舊屬昨夜擾民之事，心有不安，當即點頭應允。就此我們三人同車趕往大營房，當即被莫我若旅長、劉掄元副旅長迎進旅部貴賓室。在我們五人寒暄過後，閒話已畢，就言歸正傳，共商起其善後辦法。研商的結果，就是召集五三五團全體官兵，由堯、田二公子以訓話慰勸的方式，來結束此次不幸事件。

當五三五團全體官兵，齊集於大營房的廣場，也就是升旗臺前，莫旅長首先登臺發言：「你們集體譁變的行為，是否有當，本人不便多言。現請堯專員跟田師長與你們講話，希望大家有過改之，無過加勉。」

在這種場合講話，任何人都感為難，好話不能講，壞話不便說，好在堯專員當年已五十六，幾快六十歲的人了，不但經驗老道，尤且應變有方。登臺以後開口就說：

「你們此次集體譁變，當然是出於心情苦悶，不願降共，有以致之，我很同情，也很贊佩。但是你們進擾商號，燒毀民房，很使我難過，不表贊同。至於你們不願降共，要找出路，莫司令與田師長均會給你們有妥善的安排，請大家稍安勿躁，靜聆佳音。現在就請你們的老上司老長官田子梅將軍，和大家講幾句知心的話。」

因田子梅昨晚甫抵哈密，就參加了我們三人小組會議，由堯樂博士口中得悉俄酋史達林，不准中共一兵一卒進入新疆之秘辛。這對駐新疆國軍

解除了莫大的威脅，其次又得曉堯樂博士要組織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尤且要將駐哈密的一七八旅；由正規國軍變成未來反共游擊總部的基本武力。此一情勢的轉變，正合田子梅的心意，因而當堯專員一請田子梅發言講話，他就成竹在胸的說：

「本人昨晚甫由甘肅進抵哈密，不幸就遇上你們譁變的槍聲，又目睹你們擾民的情事，真使我難過萬分！譁變的出發點，當然是基於你們心懷正義，不願降共而來的，但大家不願降共不可採取擾民方式。其實在新疆境內的國軍，根本不會跟共軍見面的；據我所知，中共一野軍只能止兵於甘肅境內，一兵一卒不能進入新疆，這不是中共軍不想來，而是有人不讓其來。你們大家想想，只要中共軍不進入星星峽，新疆還不是十萬國軍的天下嗎？其次哈密是堯專員的故鄉；尤且堯老是民選專員，駐防在哈密大營房的你們，仍是正牌國軍，假如到了堯老當專員也成問題的時侯，堯老自會給大家安排正當出路，你們有如此好的靠山，今後還愁什麼？！因此，由現在起，全團仍歸舊制，各負各責，一要服從莫旅長的命令行事；二要尊重堯專員的領導做人，軍政兩方同心合力，共維哈密地方治安，將哈密地方，治成世外桃源。本人願與眾弟兄共勉！」

田子梅的這席話，對於五三五團的官兵，可說慰勉有加，解除了他們的內心不安。他的話在口語上，雖很含蓄；但在反共的主旨上，已很露骨，並且指出駐防於哈密的國軍，當前根本沒有外力壓迫，即使將來到了無路可走時，只要跟着

堯樂博士走，就有生路。也就因他有此一席話，乃種下中共大軍入新後，一野軍酋彭德懷要殺田子梅的近因，至於遠因，乃種因於民國卅六年六月六日，由俄酋史達林受命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哈買提江等，所發動的吐(魯番)、鄯(善)、托(克遜)三縣，武裝暴亂事件。時僅半月，就被田子梅率部迅予救平使然。(文見本誌一六七期)

電臺損失無法彌補

在堯、田二公向五三五團發表演講的同時，在大操場的另一端，正有幾十部十輪大卡車，紛由車上卸下搶來的雜物。當我們三人達成任務，應邀事畢，向莫、劉正副旅長告辭，乘上原車離開大營房，路經該處時，卸下雜物已經堆積如一座小山，而後來者仍未斷續。筆者目睹此情，不禁悲從中來，這是哈密居民的精髓，今後可能變成垃圾，真是何苦來哉？好在他們昨夜高抬貴手，沒有去堯公館和我的居停處去打擾，內心稍感欣慰，但是這一點竊喜私慰回到家中，就被事實擊得粉碎，我成了此次兵變中，損失最重，尤其是無法再行彌補的一人。

原因在哈密搜集好的五部電臺，嚴限許總臺長裝成尺許大的木箱，於廿八日黃昏時放置於哈密中正路一號普記天義成商號內，以便於廿九日由天山區哈胞派來的馬匹馱運上山，好早日佈置游擊根據地，然後好向國防與軍統局備案通訊。不幸事有湊巧，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昨夜五三五團的官兵展開搶劫商號財貨行動時，就由中正路一號開頭的。當獲兵在天義成商號搜到十幾只有

重量的木箱時，就認為是該商號最重財寶，想運他處埋藏，更引起他們的重視。爲了爭取時間，就不分青紅皂白，一股腦統同搬上大卡車運走。我搜集好的五部電臺，就此喪失，尤其無法收回。而這時經手辦理運電臺入山的許吉清總臺長，正在我家等候我回家，好向我當面密告此情。當他將上情報告完畢，接下又補述的說：本臺與國防部與軍統局通訊的密碼本，均與電臺機器捆在一起，於今電臺既失，密碼本同時丟失，今後已無法與上級連絡通訊，該怎麼辦？俟許吉清向我說完此情後，當下使我傻了眼。在哈密各機關中，再找電臺我還有辦法找到；但與上級通訊的密碼本，就無法取得。此時軍統局新疆站的人員，均已由南疆出國多日，也無法追上，因此在廿九日清晨哈密兵變事件中，我成了最大的損失者，尤其無法彌補，這對組成新疆反共游擊總部，有莫大不利影響。

俟許吉清總臺長陪我吃完午飯後，他先告辭離去，我即時趕往專署去上班，因為失去電臺之事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必須向堯專員報告以卸仔肩。當堯老獲得此情後，因爲事出偶然，也不是主辦人員不力，當不宜責怪，同時也想不出再行收回被搶去的電臺的辦法。原因我們的打游擊計畫還在秘密進行中，而一七八旅莫我若旅長，又是唯陶時岳馬首是瞻的一個懦弱軍事首長，我們失去電臺的事，怎能讓他知曉呢？我們所失的電臺與密碼本，就在大營房廣場上，堆積如山雜物堆裏，既不願莫我若知情，也就不能向他申請追尋了。最後的辦法，只有啞吧吃黃連，苦在

自己心頭無以言宣。但堯老仍囑我繼續設法搜集電臺，一俟有了電臺，自行再編密碼，只作向下指揮與連絡三軍十師之用，不必與上級來連絡了。我奉命以後，一方面再調查哈密各機關共有多少電臺，一俟展開反共游擊戰時，就去強征他們的電臺作爲己用。

西奔故舊難逃紅劫

中共一野大軍，因受俄酋史達林的密令限制，不得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境內。就此中共一野司令員彭德懷與副司令員王震率部於九月中旬攻陷河西重鎮的肅州城後，就止兵於長城盡頭的嘉峪關內，不再西進。因爲有了這一段空檔時間，凡屬志不帝秦的志士，這時已逃出嘉峪關外者，均可從容陸續的西行到新疆。而哈密是位於甘、新孔道上的一个重要鎮，尤其是入新後的第一大站，凡由甘(肅)、青(海)、寧(夏)三省進入新疆者，必需先在此地立足。

在九月廿九日晨哈密兵變以後，由甘、青西來者，仍絡繹於途，大有人在，其中較有名望者，先有蘭州中央警校第三分校胡步虬主任，於廿九日晚晉抵哈密。胡氏籍屬浙江，出身於杭州警校，於民國卅三年秋，隨吳忠信省主席入新後，就擔任新疆省警務處的主任秘書，至民國卅五年七月新疆省政府改組，吳忠信走，張治中來。張治中爲了討好史達林，竟將警務處撤銷。時任警務處長胡國振氏，被迫離新。胡步虬氏就由警務處主任秘書，改任爲民政廳警政科長，繼續主持

全疆警政重責。時經年餘，於民國卅七年初，胡科長受警察總署唐乃建署長之命，東返蘭州，出任了警三分校的主任後，筆者亦奉唐署長之命，繼任胡氏遺職，出任了新疆省民政廳的警政科長。他與我有兩任同事的關係，因而一到哈密，首先就來看我，並詢新疆近情。我當然盡情所告，新疆已被罩入鐵幕，欲想活命，就得快馬加鞭，直走南疆出國大道，去追趕由甘、新兩省出國大員們，才有生路。因為他主持新疆警政多年，沿途自有舊屬，加以照拂，要逃出鐵幕大有可能，不意當他先經黑水城焉耆；次越白水城阿克蘇；再繞過南疆省府喀什城；進抵第十行政專區的莎車，想橫渡崑崙山，逃往印度時。竟被坐鎮南疆降將趙錫光偵知，爲了向甫當上「新疆王」的軍酋王震邀功，竟下令予以扣押，旋被押解迪化。一因胡氏是資深國特；二因王震要施下馬威，結局是經公審後，被槍殺於迪化街頭。嗚呼！哀哉！死得冤枉。

其次來拜會我者，山西省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谷申甫氏。谷主任於民國卅八年四月初，在太原淪陷前，曾經晉北山路逃往綏遠，暫時容身於綏遠省政府。當是年夏，省主席董其武通電降共後，谷氏爲了秉節，只好再作西行之計，先經銀川，再越蘭州，最後逃到哈密。因他跟我小學同學，且有一些遠親關係，於今爲了避秦之禍，竟落難異鄉，於情於理均應一伸援手。他當面就申述了實情，一因逃難時久，川資用罄；二因妻弱子幼，已無力再西行出國，必需潛伏哈密，隱姓埋名，才能渡過此次紅劫。

欲想隱姓埋名，必需另換身份證才行，尤其是舊身份證才較合適。當時新疆省的身份證上，雖沒有本人照片，比較易容換；但也不是隨便拿上一張，就可派上用場的。必需年齡、籍貫、職業等條件，都要配合適當，才能應付軍警的調查。若要進而改姓的話，也以近音爲尙，如張改革，李易黎，陳換程，王汪不妨異異，郭谷也可交替。當時向我求換身份證者，日有數十起，我爲了救人，早已由警察局抬回一箱舊身分證，派專人負責換發，已有多日。當谷申甫找到了一張綏遠籍，業行商，姓名是郭濟川，年齡四十歲的身份證時，他認爲最合適，蓋因谷氏字申甫名潛川，於今改名爲郭濟川。可說是天衣無縫了。再加甫由綏遠西來，若調查家鄉綏遠的事，也如數家珍，不會有誤了。這是我援救過的第二個較知名的人物。

第三位來拜會我者，是蘭州鹽務總局王局長（名已忘）。按鹽務局是列入財稅系統，算是有錢機關，甚爲省政府倚重，也爲各方所注目。此次省政府西撤時，亦令該局隨府西行。但是到了哈密以後，因堯家招待所房間有限，無法容納該局人員與車輛，只有另覓居停處。時至廿六日甘肅省政府奉陶峙岳之命東返蘭州時，一因省府解體，二因王局長不願東行，只好留哈觀望。但經哈密兵變以後，他認爲也不是苟安之地，只好再作西行之計。在他留哈幾日中，已打聽到若要西行喀什，還有四個十八馬站之遙，即使乘專車西行，仍需半月時光。再加沿途都有兵變警號，自信無力闖關過卡，在困難重重情況下，乃想起我這個

舊同仁，如能一伸援手，才可達到出國的目的。原因筆者於民國卅一、二年間，擔任武威查緝所長時，王氏正出任鹽務局武威分局長之職。因業務上的關係不時來往，遂成舊友。於今他身困哈密，會面以後就千方百計，大下說辭，力邀我作他的嚮導，好順利出國求生。然而筆者當時，雖損失了五部電臺，但對組成三軍十師的邊民游擊隊，仍具信心。不能因營救王局長少數人的生命，就放棄保土衛國的重責，只好以川資欠缺，無力出國加以搪塞。但王局長當時有的是黃金與白銀，認爲不是問題，只要我肯作他的嚮導，將他安全送到印（度）、巴（基斯坦），竟答允供我終身費用。由他的口氣，就可知道他當時所攜來的金銀財寶不在少數。因他不是軍統局的人員，我留新實情，又不便相告，最後還是婉言謝絕，並促他早日離哈西行，好追上甘、新兩省的西行大員們，出國求生。

巨料時過一週，因中共一野大軍突然入新，我也被迫離新西走。在路經南疆三千公里的長途時，固未遇到王局長的面；即遠臨印、巴兩國國境內，也再沒發現王局長的人影。由此斷言，王氏等人的前途已是凶多吉少？古人云：「聊本無罪，懷璧其罪！」王氏等人可能受了錢多之害送了性命。每憶及此事，不禁令人悵然！

（未完待續）

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